

理應無法出入的封鎖區域竟門戶大開，男孩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，只能傻傻地望著從中流洩出的微弱燈光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羅賓喃喃自語道。

方才，一個沒見過的孩子邀請雙胞胎「一起玩」，他既沒興趣、也不認為自己有義務答應陌生人的邀約——倒不如說，方舟上存在著陌生人這件事本身就非常奇怪。這個孩子是誰、提出邀約的理由和目的又是什麼……比起玩樂，這才是真正激起他那和年紀相符的好奇心的原因。身旁的妹妹似乎也覺得有些奇怪，但見哥哥一言不發地跟了上去，她只好狼狽地抓住他的衣袖，一同尾隨在陌生孩子的後頭。

孩子領著兩人來到封鎖區域，途中不曾回頭看過兄妹一眼或是說過一句話，並且一溜煙地就穿過那扇大開的門，失去了蹤影。或者該說是，他們判斷那孩子進了門，因為兩人都沒有目擊到孩子走進去的瞬間，卻也不記得曾經有人從他們身邊經過往回走。羅賓拉起妹妹的手，從門外稍微探頭看了一下裡面，似乎沒有立即性的危險，因此最後他還是決定進門。

然而即便沒有危險性，依舊不改眼前這副光景的異樣感——棋子、紙牌、積木等遊戲器具散落在各處，昏黃的視野中可以瞥見其餘數名陌生孩童，還有許多一同搭上方舟的孩子，正或跑或跳地追逐、嬉戲著。他突然感到一陣混亂，好像自己在錯誤的時間走到了錯誤的地點，完全不知道周圍的人是誰、在做什麼，而接下來又該往那兒去。明明人聲鼎沸，吸進肺裡的空氣卻濃重又冷冽、果凍似地擠壓著他的胸脯，如果不是因為牽著■■■的手，恐怕早就失去意識了吧。男孩露出自嘲的笑，再次抬眼環視整個區域，卻發現情況更加詭異：同伴們和那群不知名的孩子都不見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沒有玩具、沒有嘻鬧聲，沒有妹妹那隻因驚懼而微微發寒的手。逐漸於深黑色中浮現的是一個模糊到幾乎無法辨識的輪廓，剛開始只能勉強看出是個比自己高了一點的人型，一兩分鐘過後，他認為那是一個留著長髮、身穿和他們類似的制服的女孩。之所以說女孩，僅是由於對方穿著裙子，人影身上不存在其他能用以判斷性別的要素：「她」的臉是黑的。

一幕幕的默劇開始在他面前上演。他看到「她」在庇護所中生活，坐在和兄妹倆相同的位置上聆聽導師授課，領到灰色的日記本；也看到「她」在同一片暴風雨裡跌跌撞撞地乘上方舟，從窗子眺望早已遠去的庇護所；「她」突然從睡眠中驚醒、大口大口地喘著氣，想必是做了個可怕至極的噩夢；「她」有時候會拿著一隻兔子玩偶，就和他送給妹妹的那隻一模一樣；「她」駐足在開滿花朵的原野，卻抬頭望著空中的鳥群……畫面漸漸淡出，周遭再度回歸黑暗，他的腦卻像是偏要與之作對似地，更多的疑問和猜想不斷迸發，炸得他整個人頭暈目眩。他雙腿一軟，即將跌坐在地時，有人拉住了他。

「——羅賓！羅賓！」

「！」

他的膝蓋差點就要撞上地板了，■■■正拼命地支撐著他，神情顯得非常慌亂。羅賓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，往前方看了一眼——伸手不見五指。他再睜眼盯著腳邊，隱約辨識出幾樣玩具的輪廓，這才知道他已經回到原先兩人所在的封鎖區域。鵝黃色的燈光消失了，從其他人的交談內

容可以得知陌生孩子們似乎也不見了。恍惚之中他聽見船長的聲音，幾乎是像夢遊般照著船長的指示往出入口走去。■■■走在他的旁邊，兩隻手不知所措地在他的肩膀、背部等地方游移，以便在哥哥快倒下時攙扶他。

「……妳，剛才有沒有看到……？」靜默良久後，羅賓才用很小的音量問道。一方面是他已經沒有更多力氣，另一方面是他不想讓人聽見自己談論如此怪力亂神的事情。

他將他的所見簡略描述給妹妹聽，卻換來一個驚愕的表情。

「才不是那樣，我看到好幾個人，大家也都是這麼說的……嗯……有『賽門』、『麗莎』……還有……」她講出了更多名字，但對羅賓來說那都毫無意義了。

他已經確定，只有他看見了和其他人不一樣的東西。

隨後眾人前往大廳聽取船長的說明，而直到就寢時刻，男孩始終都保持著沉默。